

楊文恪公文集

楊文恪公文集卷四十九

寧海潘頴校正

後學陸時泰

朱冕編集

祭文

祭一齋婁先生文

嗚呼先生授簪而歸左書右圖開口而譚匪程
則朱使人知有道德之貴而不屑上於功利之
趨知有聖賢之學而不局上於科舉之途實先
生一時之所倡有不可得而誣蓋其所承者吳

康齋之泓其所友者胡敬齋之徒歲在庚戌廉
嘗拜先生於一齋之下幸不鄙弃其愚辱出示
以春秋之注疏而謂公毅左氏之可無且極論
出處之道與爲學之工夫悉取證以晦翁之語
錄而一一堆疊於座隅使人於親炙之際若聆
點瑟而風舞雪遶闕幾何寒暑將徂忽夢奠於
兩楹而士類爲之驚呼先生子俱已成儒家
學所託可謂不孤方先生觀化於暑天初命門
人以考諸得濂溪與明道皆六月而云祖竟溘
然以長逝同淵水之啓予嗚呼長江重湖遠不

可踰千里緘辭以侑束芻惟先生不忘疇昔之
教愛其鑒此區也

祭太僕李公應禎文

惟公宦業徧歷兩京尚寶太僕進位列卿咫尺
吳門寤寐欲返封章九重請歸手版年未及
老於例則拘天子嘉之特詔曰俞士夫惜公
欲留無計歸來築室太湖之澨公仕雖久依然
故貧諛慕得金又公所嘆杜門晏如且博長壽
訃音東來一子方幼公之大者風節皎然細及
尺牘造次可傳公學精博匪直攷古國朝遺事

歷七可數性尤耿直不樂周旋或面斥人退靡
後言所為文章素不存橐片語單詞孰不珍寶
請觀目前逐流隨波福祿壽考子孫孔多天豈
於公真有所忌宜厚而薄顛倒何意公雖已矣
不忘者存脩以斯文寓奠一尊尚饗

祭劉司空文代作

嗚呼公之起家秋元甲科公之筮仕詞掖鸞坡
累官司空資級巍峩公寔持謙不知其他公與
人交坦易寬和至決大議凜然不阿所以愛公
者固為不少而忘公者不為不多蓋公於吾言

郡諸老之間已無所愧而在 國朝前輩之名
臣亦未必或過公年望七雙鬢未皓忽驚仙逝
爲之柰何靈輻將駕以返薜蘿薄奠一觴有淚
霑沱尚饗

祭江朝東文

嗚呼朝東孰謂去秋普惠寺之談江東門之別
遂成永訣而長辭也耶精博之學竒絕之文修
整之行眼中可復有斯人耶嗚呼天與其才不
與其壽畀之以官而使其用之不究尚何咎耶
嗚呼尚饗

祭李天瑞文

古今上下磊落胸腹忠言深計著筮龜卜吾不知子誦說何如此之多講求何如此之熟予初見子英達夙成固已爲之心服及見子抗章論事又未嘗不爲之退縮戊申之書千言徃復寔語夫為學之次第已纖悉而委曲盖將從事于居敬窮理之方不徒以氣節文章而自足壬子之書友朋忠告感遠意之勤也愧不才之碌也方切磋之相期動凶訃之來速徃者吾子之立朝苦揭也於竄逐進士未幾而貶為咸寧之丞

秋官未幾而出為興隆之屬始吾子之被逮正
衆人之屬目子談笑如范滂豈危機之畏觸信
可謂奇男子之事而不負 朝廷之教育幸賴

天子之明聖不言過之是錄嗚呼使天假之
以年不至如此之促子將進上不已愈磨礱而
極含蓄則允為一代之名臣而抑豈非天下之
福且所恨者更是嗣續然子以世宦之家詩書
之族必有義舉美俟子瀆江湖千里生芻一束
交游之好世道之計予之區上并此一哭尚饗

祭鄒汝愚文

嗚呼汝愚置子以讀中秘之書胡乃草疏而論
執政之臣引子以步瀛洲之上曷爲取禍而接
瘴海之濱子稟甚弱奚堪此行豈知有其國而
不知有其身子有父在家故食貧豈盡忠於君
而不得暇顧其親嗚呼寔子之道如此得程書
而不能父於朝廷匪子之志如此而不欲以皓
上之白而蒙世俗之埃塵方子之訃至于猶疑
其未真不然何殺元城於嶺外者竟一夜而自
斃竄子瞻于儋耳者卒不能不使之反輪既而
詢得其實始乃哭於寢門而涕淚爲之沾巾嗚

傳哉勸子妙齡

祭封太孺人李氏文張給事經載之母

惟太孺人撫妻而賢敬事其夫為母而慈撫視
其孤其美直齋不詭其趨厥孤黃門侃七諫途
直或不辯而與既俱必復其讐烈不可踰亦有
側出幼穉與主且裏且婚薄俗或無惟太孺人
既善筆札亦誦詩書綜理家政密而不踈張氏
典故記識無餘有卽必答老長不如丁巳之春
胡乃云祖祺壽伊初甲子周初屬續數日恩命
及廬謀壽終子孫茲斯以居素問賢德閨門

措摹寓真一觴鑒此區也尚享

祭蔣舉人振之文

嗚呼振之卓然有志奮跡南鄉遂登省試大學
所交天下之士積厚植深將俟其至俄感風寒
溘然長逝生必有死孰能度世蕙稿蘭枯天乎
何意廉忝葭莩悲莫能制薄奠一觴繼以涕泗

祭青谿倪太宰文

嗚呼先生偉貌竒姿國之英傑廉何入斯至為
陋劣古靈薦瘞宜所不屑豈其取人乃於抗社
當先生之被召曾未及乎葦月獨國事之身任

之激烈數十年來見此風節至於炳幾
燭物而事無違留華國代言而筆不停輟止固
搢紳之素稱而非廉今日之私說也嗚呼先生
喬木家罄瀛洲閱位早至乎公孤壽獨慳於
耄耄殄瘁之悲亡類均切况辱謬知寧不傷咽
有酒在卮有肴在列侑以燕詞撫棺長別尚享

祭謝宗伯文

甲戌進士誰復在朝歷事四聖惟公後凋公雖
後凋年猶未老匪壽之遐寔仕之早公生名族
累葉書香一翁四季身笏滿床尤發於公光前

啓後足履星辰身踐台斗公之立朝整暇從容
謨明弼諧大臣之功公之持身嚴重端直鎮浮
靜躁大臣之德九重聞訃寧無震驚必有異
典以慰輿情忝在同鄉方幸親炙頓失老成有
淚沾臆尚享

祭林太安人黃氏文待用之母

惟靈生于令族作配德門旣宜其家亦昌後昆
欲知妻道請觀其夫名在耆英行高里閭欲知
母道請觀其子或並師儒或總風紀有如中丞
清操孤忠廉也獲游如蓬倚松中丞嘗云善誨

純然坤靜陰柔安人至德訃音旦來中丞暮歸
西江黔黎淚如雨揮遙上甌閩生芻莫致附以
辦香鑒此微意

考試誓文

朝廷設科取材將以求賢圖治得其人則異日
爲國家生民之福不得其人則異日爲國
家生民之禍茲者浙省鄉科某等謬膺幣聘以
司文衡冒昧一來深切恐懼蓋得人與否寔所
係焉其間若有通關節賣題目穿字眼以貪財
賄以奉權貴以市私恩則神必顛躓其終身

頌絕其後嗣果有持廉秉公為國家求真才者神必啓發其聰明而陰相之謹告

祭吳匏菴先生文

嗚呼先生之入黃閣久矣胡乃竟薨于位不得一正揆席以雨露蒼生耶然則朝野豈不興殄瘁之悲九重豈不動奪速之歎而一時士類豈不驚斯文之凋謝而致恨於天所依憑耶雖然先生之學陳說於經筵而兩朝之輔導得以資乎老成也先生之文視草於一代之制作足以垂為法程也則先生雖未大

拜而其道固已行也嗚呼先生至剛而不可屈
以勢至公而不可干以私至清而纖微之莫滓
至嚴而邪正之極分苟非知之深者亦有不得
而盡焉蓋其碩大之德汪洋之量并包總括而
泯於無形也或者謂其碑碣韓歐篇章甫白鍾
虞之字翰敬收之該博猶爲舍其重而論其輕
也廉忝在門下拘于官守弗克往弔將何以爲
情也惟有不盡之哀與長江而東流者則并此
絮酒以傾也嗚呼尚饗

祭東白先生文

鳴呼先生之學晚而始遇積誠 經筵 明主
感悟使其進當鼎鉉庶幾復見儒者之舉措柰
何天不憇遺莫知其故嗚呼尚享

祭弟憲文

兄弟五人汝居最末誰謂甫及畢婚而遽夭亡
耶父生汝晚望汝早成誰謂以壽登之年而反
哭汝耶于游宦之日多與汝相處之日少然當
家居依々在旁亦不見有子弟之過誰謂一疾
而至於此耶自吾曾祖單傳吾祖吾祖單傳吾
父至吾兄弟始有此五人意者長子育孫各立

誰謂汝獨挫折而無後耶則吾之所以痛
汝者豈特一端而已哉有肴在俎有酒在卮哀
吾弟尚其享之

祭劉教舉人文

子游泮泮蚤已知名及登薦書方在妙齡試藝
南宮疾病屢嬰使得終塲必魁群英凡此在子
未足爲稱予始相見爲之大驚子之文章波瀾
闊大姿態橫生子之識趣窮深極微出幽入明
子之風節挺挺介介子之豪氣磊隗崢嶸至於
語學妻歸之理脩身必見之行姑今人之勿論

雖昔士之難能不病一年凶耗相仍予雖不信
每為兢兢繼得子訃實出椿庭對使痛哭淚如
雨傾誠傷此道之孤單同志之凋零豈獨通家
之好交游之情嗚呼跽壽顏天天何懵懵然世
有久生而無所見蚤死而有所成則子之所以
抱恨者亦庶幾乎少平嗚呼尚享

祭張經載文

嗚呼君在言路正所謂山有虎豹而藜藿為之
不採國有忠臣而奸邪為之寢謀者也廉嘗謂
君他人不足以擬之蓋鄒志完唐子方之儔也

世之君子有其博學者未必有其文辭有其
識者未必有其膽氣而君則數者之俱優也所
以於一身之禍福委之無所惧於天下之利害
論之極其周也嗚呼君不特盡忠於君若其純
孝至性尤見於復父之讎也他而與人交游志
同道合即如骨肉又當於古人中求也堂々如
君孰謂一疾而遽逝耶是何龍威蛇年而使我
頓足失聲而涕泗之橫流也嗚呼天道之差久
當自定必將使君之孤子屹然成立以紹累世
之箕裘也若君固不屑々於身後諒惟英明尚

國家之是憂也嗚呼尚享

憲副錢公靜夫奠文

惟公之學用世自期惟公之才濟變允宜風紀
刑名內臺外司持法平恕處心坦夷海寧障壑
豐城埽基白傅韋丹功與並垂深刻大書在在
有碑至於吾豐昏墊流離疇昔之水待哺張頤
開倉發粟矯制不辭惠在人心迄今德之謂時
非公拯我其誰所活千人後興未涯公歸環滁
精力未衰引我壺觴賡我歌詩經世之書絕學
無師當其暮年極力覃思公於事皆欲究知

志則大矣未盡厥施某官來滁奠就誨規相距
視化僅浹旬時凄然殯宮漆棺素帷入拜以出
曷勝其悲條踰寒暑擾之公私始獲致奠愧負
稽遜公其不昧爲我鑒茲尚享

祭憲使石先生文

同年邦秀邦彥之尊

惟公甲科之英風紀之特方居內臺立朝正色
屢遷提刑綽有風力急流勇退十一千百公有
二子妙齡對策仲陟鑿坡伯踵公跡繡斧埋輪
文章華國公之歸田野服見客唵詩奕棋引滿
舉白偶嬰微恙遽報疾韋伯仲在朝凶緘驚折

吁嗟乎公壽不滿德福澤兒孫功名史冊公固
無憾士林悲惻甚等令子同年早暮親炙聞公
觀化寧不傷盡萬奠一尊有淚沾臆

豐城修隄祭神文

代作

惟茲縣治章責爲患非一朝矣豈此水之神助
震而此土之神不能防衛之歟僅此一隄橫江
突出則亦形勢使然耳雖然隄不築患不息入
固當任其咎隄築矣而患猶不已焉神將何以
爲辭某非祿食茲郡特以受檄而至神血食茲
邑可不加之意乎今當塞笑下捷之際者以爲

告自此以往胼手胝足某不敢辭而禦災捍患
神宜各舉其職也屹橫雲之大隄障滔天之巨
浪幽明之間頌頌戮力

祭槎溪王義官順祥文

惟公蚤克持身晚彌敦行耐齋之編簡娛情槎
水之風烟適性鳴騶無夢卧高巢父之風幹蠱
有人坐擁陶朱之盛享壽已逾於八旬尚義嘗
沾乎一命復何憾哉斃焉得正尚享

鄉宦祭太宰李公文

公於憲臺內外歷徧及爲其長愈覺諳練振肅

百僚不避衆怨求之近年咸謂鮮見之公終陟二
品朝班甫作司空即長天官進退賢否人不敢
干衆目環觀定力如山惟天乃公人無不至川
黨翔黨古今一致謂時無黨何以相忌公不可
留浩然歸志龍光之里牛斗之墟岸有畫舫門
有賜車或遊遠郊或泛長湖謝絕朝貴誓無私
書方公在位嚴重不苟小人弗便雖黃之口及
公去位論定於久四方縉紳每問安否公有奇
骨復享華年形神豐秀衆中偉然子孫宦學見
曾及玄至老康寧五福並全鄉曲前輩凡在顯

或以德望或以才智于今數之往之臨也
而有公又復長逝靈輅將駕以赴九京聞有遺
言塚壙自營執紼會葬愧莫之能寓奠一觴以
盡此情尚享

鄉宦祭封淋人周母陳氏文

子都憲季麟
憲長季鳳

在昔賢母篤於教兒熊膽和丸夜讀所資金魚
擊墜入仕有規淑人諸子奮庸明時孟登黃甲
仲復繼之家傳麟經學博文奇慈如柳母不言
可知一都內臺一長臬司攬轡埋輪英聲四馳
嚴如陳母夫復何疑借曰不然奚以致斯淑人

賢哉文中之師耄耄其筭雲霞其衣富貴壽考
孰可等夷忽乘雲輶與世長辭忝在鄉邦寓奠
一卮尚享

同年祭董都憲文

名傑字萬英

惟公氣岸志豪辭工學博胸次服其坦夷議論
駭其謬謬魁鄉對廷人稱老學作州典郡心切
民瘼兄弟齊名仕途卓上既承宣乎化流復激
揚乎清濁始發軔而朱轡煌上終總臺而法冠
岳上京輔青齊湖相河洛所在懷公至今如昨
頃江右之弗靖紛賊藪之聯絡何前人之弗殫

經煩公以經略憲節西臨人心欣躍謂如奕奕
必有高著忽二豎之朝侵竟營星之夜落遙望
天南楚氛正惡他人可死公可不作然則豈獨
同年交好之情寔係九重安危之托千古一
悲真此清酌尚享

鄉宦同祭封御史訓導張君文

名鑑御史
文之

公教于蒲痛抑浮詞匪詞為然士風漸移敦尚
質朴多類其師公教于家法從有兒匪官為然
論諫切時猶慮或沮屢書勉之此其大者鄉邦
所知棄職就封山邀水嬉孰謂天乎而不勅遺

訃音西來遠近傷悲嗚呼哀哉尚享

祭鄧都憲妻封宜人李氏文

禮方同年之配

惟靈夫登八座身被重封雖魚軒之逝頗速而
烏臺之位愈隆以致恤典特加諭祭殯宮
蓋相道之克勤克儉故恩榮之有始有終尚
享

順天府祭封少保楊公文

惟公奮迹登科奉

勅督學師範端嚴經術該

博風雲倦於仕途烟月飽乎丘壑眉壽益增

大寵愈渥少保之封極一品之尊榮存問之使

走兩川之頻數蓋公有令子伯也者相贊化調
元季也清卿掌禮典樂至於諸孫內制外制之
相參倫魁桂籍之聯絡則公生前之慶身後之
福又可得而涯涘計度之也哉岷峨計傳公竟
不作西望盡傷酌此清酌尚享

楊文恪公文集卷四十九

楊文恪公文集卷五十

祭文

同年祭傅宗伯文

名埏字邦瑞

惟公重厚之資淳篤之學詞華素稱於翰林獻
替每存於經幄主鄉會以收英豪持鑑衡之空
平佐銓曹以別人材分涇渭之清濁官既陟乎
春卿名愈著乎山岳止貂璫之監軍猶見宵復
之拳匕奏四方之水旱尚想李沆之諤上忠言
難行讒謗隨作於是抗歸疏以叩天閭捲舊
書而臥雲壑世之望公者不徒列八座於部堂

且將進三孤於內閣孰謂竟去而不可留孰謂
一疾而不可藥傷直臣之道孤嘒蒼生之命薄
忝在同年寓此清酌尚享

祭同年馮秀夫文

名傑涿州人蜀寇起秀夫以兵備副使
率兵禦之入夜賊圍之勢孤援絕猶手
刃數人而死朝廷以公死國事贈按察
使謚恪敏給棺歛諭祭官其子為世襲
百戶

惟公風神堂上志操烈上在郡縣希龔黃之蹤

處軍壘立巡遠之節其奮勇也鍾勁氣於北方
其舍生也守遺訓於先哲嗚呼死而不朽雖中
壽固已過於耄耋嗚呼生而苟免雖全軀安能
及夫嚼舌 朝廷葬祭之恩贈謚之典與夫賞
延于後皆為臣子忠義而設宜公有以兼得之
而非尋常之可埒廉叨尹公鄉一奠又缺矧在
同年私情亦切嗚呼尚享

南京禮部祈晴告文

邇者重陰苦雨達旦連朝矧當秋成尤害禾稼
是穠是稂寔勤動於一年乃積乃倉將失望於

數日生民衣食之所關今日邦本之攸係伏望
頤收興雨之禔上速賜出日之杲上幹旋災異
以底豐收下土群生不勝感戴之至

謝晴告文

茲以苦雨祈晴荷蒙 響應披雲霧而覩青天
駕義車而出暘谷禾頭無生耳之憂黔首有鼓
腹之慶凡居禱祝尤幸感通然 上天仁覆即
轉災而為祥但下土心懸猶得隴而望蜀蓋以
淋陰已甚開霽方興冀賜一月之晴庶足三農
之願敬用申謝并致懇祈

鄉宦真羅恭人曾氏文吏侍允升之內子
儒門令妻鉅宗令女蜀謂儒門事亡規矩伊洛
之程監田之呂內助寔難外不輕許重而宥祭
禴而每舉肅亡將之寂不聞語曰惟賢哉指不
屢偃夫何一疾竟至弗愈少宰悲傷中饋失主
旒視在堂歸舟在渚忝居鄉邦少宰所與侑以
斯文奠此清醑尚享

祭教時庸給事文名相餘此人

惟君稟賦純明操履堅定從容諫垣議論持正
逆瑾擅權上疏力諍亮焰熏天忠謹弗勝終獲

保全寔賴

主聖華堂奉親高齋養性君飽禮經匪宗二節
於張入門兼程主敬學無據依一世公病君則
卓然所造誰並君官代予風節甚勁謬污薦章
愧奚以稱蒼生無福君不秉政云胡溘然修短
有命寓奠陳辭靈其幸聽

南京禮部祈雪告文

竊見一冬過暖雪霰全無過暖則人生疾病無
雪則歲少豐登暑雨祁寒雖小民之或嗟恒燠
恒暘乃氣候之失正伏望玄冥司令滕六秉權

自三九至四九頤回凜亡之威或連日及連宵
快觀體亡之瑞則黔黎無天橫之災鄉井免流
離之苦矣某等下土群情不勝祈懇之至

祭五祀祝文

惟神有功於人不為不重古有報祀見於禮經
歲律將更敬茲修舉

夏于中母祭文

嗚呼孺人夫賢子賢相之教之二者有焉夫何
以賢郡之循吏子何以賢朝之名士循吏名
士卓然有聲尚論女德於此足徵托交令子祭

酒將敬侑以數言非敢為佞尚享

祭涂賓賢御史文 名禎新淦人已未進

士

嗚呼逆瑾擅權大阿顛倒承順風旨互相做做
擴撫前官弗從指導人於此時謂君執拗苞苴
盈門金塢銀窖寧索及君寂然無報人於此時
謂君倨傲殊不知君之所慕者聖賢所存者忠
孝方其為舉業則已耻於干時自其做秀才則
已志於行道故其蒞任縣令也不徒曰卓茂曰
賢恭而有希於橫渠雲巖之風及其召拜御史

也不徒曰趙抃曰唐介而有意於明道整心之
告而謂君乃肯惜死而愈生拜塵而媚竈嗚呼一
時若周鑰之自刎許天錫之自經蓋千百中一
二之節操復有如君頽波砥柱疾風勁草而不
知虎狼之為威鉗網之為暴然則三人者之處
死實有功於名教嗚呼疇昔京邸枉君夜造語
至五鼓事理皆到未明而散一別無耗而君遂
至於此使人不覺涕泪之橫流蓋不勝其傷悼
寓奠一觴聊以表平生之交好嗚呼尚享

同年祭王循伯方伯文

同年三百五十一人有如君者表然縉紳內任
外任遠臣近臣君陟藩臬足見經綸蓋屢擢甲
冑以靖寇而大沛膏澤以惠民既凜然而為秋
復盎然而為春夫所以凜然者禁暴除亂之義
而所以盎然者承流宣化之仁方喜君官已至
乎二品獨惜君壽僅逾乎五旬使或躋耆而至
艾豈不持衡而秉鈞則所以建立於世又不知
孰可以追君之后塵嗚呼生必有死君反其真
絮酒寄醑緘詞以陳尚享

同鄉祭張仲敬太守文

名俵餘干人古

城方伯之中子

嗚呼仲敬柱後惠文我我象史剖竹分符煌煌
金紫九萬鯤鵬扶搖方始嗚呼仲敬鄱湖炳靈
名父之子德器早成造詣未已疇昔臺榭公非
公是嗚呼仲敬使得親民龔黃可擬五馬宵征
望郡而止彼奢者天莫究所以嗚呼仲敬賢名
在人奏議在紙精神上下或跨箕尾緘詞侑奠
寓此哀耳尚饗

祭西涯閣老文

嗚呼房杜無文章劉柳無相業先生之詞華早

已播於寰區先生之事業晚尤見於調燮以言
乎清嚴也苞苴不至於門墻以言乎下七也章
逢不倦於延接此皆先生之大者自餘又何俟
乎喋喋往者廉以考滿還家不獲預留都搢紳
之真因循至今遂更真茲聊寓夫一念之愧
效徐穉之絮酒炙鷄蓋甚慚於禮經之柔毛剛
鼠嗚呼尚享

中溪橋啓墻遷葬先考復庵郡公告文

某等不孝無狀卜地欠詳據堪輿家言不無水
泉之慮頻年求地近乃得於茅園山水環抱風

氣藏聚足受體魄謹奉樞改遷于彼并以顯妣
贈淑人劉氏附敬告

南京禮部祈晴祝文

茲者時當仲夏露雨無休在田疇已聞遠浸而
近澇在闡闕屢見城圯而墻傾貧力遭沉窳產
蛙之苦古語符乘船入市之謠維天普仁覆閔
下之心惟神效禦災捍患之職浴咸池拂扶桑
慰下土時暘之仰驅飛廉却屏翳息小民暑雨
之咨

謝晴文

茲以苦雨連綿弭災無術披悃瀝誠果蒙矜恤
爽氣發而潢潦盡并看淮水之消除陰雲掃而
皎日明愈見鍾山之峯嶽出而作也得以施樹
藝而治田入而息焉得以葺垣墉而居室下民
昏墊之已離萬寶告成之可必荷蒼穹垂憫下
之仁賴神明竭拯溺之力自今恭作肅禱作聖
在疇範之當求會見十日雨五日風尚唐虞之
可匹

祭張宗伯文

辨官同舉名昇己丑狀元

惟公純明之性端重之質寬而有容剛而不屈

早對臨軒手不停筆頃刻萬言進士第一熬煎
瀛洲遷迤遷秩終登八座為國良弼進禮退
義有始有卒其疾惡也袖有彈文其博學也腹
有緇帙曰典禮則惟寅惟清而仰希伯夷之邀
踪曰勸講則色溫氣和而尚見祖禹之儔匹此
則在位之時又尚論歸休之日麻姑乃神仙之
宅盱江寔山水之窟風日晴明杖履而出至於
名酒盈尊嘉賓滿室象戲下遲羽觴飛疾孰能
優游林下如公之投紱也哉若公者五福俱全
榮存衰歿諸郎多賢豈但簪笏緘詞侑奠言不

能悉尚享

祭古城張方伯克脩文

嗚呼兄之生也長予一歲當舉于鄉共聽鹿鳴之歌鍾元成進士先予兩科予乃遲遲始追其踪兄為朝官一出不復荏苒南北不計春冬而予叨祿兩京戀戀不去真相避如燕鴻嗚呼此皆入事之參差不足以語吾輩之與不同况之所尊信者孔孟以來濂洛關閩之論潛心篤志而必欲措之於厥躬世學不講百川滔滔莫之以東卑者驚譁而高者談空閒或有志亦

所從以過嚴病主敬以糟粕等遺經守心齋坐
忘之說希舞雩詠歸之風謂聖賢可習靜而至
初不俟乎窮理之功臨深以爲高衆雖而孤雄
兄每不然奮筆以攻至於呂學有論陸學有辯
與凡所論著皆足以警一世之盲聾予嘗進言
于朝謂敬軒薛氏近時理學之倡取其讀書
錄版而聚之於辟雍又嘗類敬齋胡氏之書謂
二先生乃異派而同宗兄於兩家之語嘗集而
序之以傳于世云予序胡氏之學亦能窺測其
深崇嗚呼昔之儒者彥明不盡合於思叔子靜

豈盡合於伯恭顧以予之頑鈍無似乃能於元
不開牖而築宮嗚呼元往者以直言而犯權奸
以孤身而竄惡地百草萎死而見此挺然之蒼
松他而略趨蹌於部堂之謁見而或疑其簡展
志意於尊官之問答而或疑其傲衆山磊落而
仰此屹然之孤峯其歷宦所至激濁揚清承流
宣化並行而不悖所惜者正君格心之學獨鬱
鬱於胸中諸郎繼武歸興寔濃當其養病人雖
薦之誰復起之可見大材之難用而直道之難
容歲在丙子道出元里方七八年之別而驚蒼

然之兩翁日月幾何倏云告終嗚呼兄旣堅
而不出予將懇乞以明農彼餘干之於劔江僅
僅數程之隔而矧以一水之通冀早晚之命
下彼可以駕扁舟而此可以棹孤蓬相與對牀
揚以劇論豈徒數往復於詩筒何天之無意於
善人而使我揮寢門之淚而抱恨於無窮嗚呼
尚享

卞忠貞廟告立碑文

惟公崢嶸大節照映兩間自史氏以來至於文
人健筆稱述甚富其於公之氣吞逆賊手扶三

網事君致身忘家為國亦既詳矣廉敢謂公有
儒者窮經之功得大學脩治之道其高出乎晉
代諸名臣之上者不徒死難一事而已於是特
記一二勒諸堅珉以告來者既成植于廟東北
隅謹以香燭酒果用申虔告

祭翠渠周先生文

嗚呼宋之諸儒八閩稱雄寔至 國朝猶有遺
風三五十年復見我公讀書以窮理而非止於
務博作文以明道而不專於求工心開朗而月
霽氣舒暢以春融其政事也雖居今時而每有

言意其進修也雖在肩壽而時有新功想其
籍之際思惟之中不龜山則豫章匪延平必胸
翁其所探也爲甚遠其所得也爲已豐然但知
其志之有在而莫窺其學之所終廉也違闕彌
父書問僅通方將修敬忽爾聞凶嗚呼屋撓隆
棟山傾岱宗生芻一束哀思無窮

祭羅吏侍圭峯文各衙門同舉

公尚該博無所不窺公殿時文耻而不爲屢困
棘垣久淹泮池年近四十人猶未知隨例而出
遂魁京闈宗工倒屣厥聞四馳甲科連步翰

苑委蛇禮樂之官衡鑑之司晚景遭逢仕途坦
夷平生精力盡在文辭當其締構閉戶下帷眼
如望洋心如遊絲步履有聲輒咎舍兒痛戒疊
床詎肯寄籬搗胃擢賢鑄肝雕脾筆墨蹊徑外
自出奇尚論古人可當者誰宋洪景盧唐樊宗
師洪猶平易樊其庶幾公至少宰位豈云卑公
逾七旬古亦謂稀死而不朽殊不籍茲公之文
章傳後無疑貴壽無能把玩幾時公則何憾已
副所期倏隔幽明儒林之悲嗚呼尚享

祭陸行之母潘氏孺文

作配君子蚤自結髮儉而能勤豐而不伐閨閭
雍雍機杼札札近有位號子官臺察厥壽伊何
逾七望八猶聞觀化靡有所怛忝在葭葦旒觀
將發奠以一觴欽此賢達尚享

起造坊牌祭神文

此地有閣高不計尺勝國以來崇奉空寂蓋祝
闡闡之民以免水火之厄然竟莫挫滔天之鋒
而反每助燎原之力鼓駭浪如鯨翻倏烈焰如
手擲卒自同於煨燼並皆化為瓦礫昔程子欲
昇僧伽於火以解天下之惑此則徃事之昭彰

是固衆人之共識咸謂宜豎以春官之坊求斥夫頭陀之宅於是黜徂徠之松於是伐南山之石縱無能令川后之靜波而決可使鬱攸之遠迹若夫柱重千鈞緯大十搯舉泰山如鴻毛固梁礎如鉄壁皆神之功仰賴之極

祭涂方伯鄉元文

惟君塲屋見其才華諫垣存其叅駁觀其政之敷於名藩羨其位之陟乎方岳倏焉卷懷爵祿難縛廉也方謀掛神武之冠以訂香山之約豈謂來歸君竟不作追思蚤年相與共學伯兮仲

兮歡笑如昨繼以青雲復締交托後十餘年入
事乖錯三生石上之竟城郭遼東之鶴孰能長
世終歸冥漠舉奠一觴鑒茲菲薄

祭楓山章宗伯文

嗚呼儒雅如黃耒軒豪邁如莊定山公則斂華
就實獨立其間風節如羅一峰習靜如陳白沙
公則既博復約自成一家至於收四海無瑕之
譽膺五福無彊之年此則同時諸老未有或之
先者也嗚呼在漢東都不為危言之叔度在宋
鷺湖不立異論之伯恭今求其人容非公乎廉

過公里弗克備儀茶酒一奠幸其鑒之尚享

王太叔人朱氏奠文 思獻少宗伯之母

壽至九旬世豈多得封至淑入十一千石子亦
古稀鬢髮俱白晨昏高堂不出望宅郎古老業
美雛親側更有次子高甲詞掖兩京司成春官
宗伯武庫青箱文章華 國口體之奉心志之
適伯兮仲兮各供子職遐笑魏亡殊寵赫赫女
德之徵內教之力廉於賢郎方資規益訃音俄
傳寧不傷盡敬率屬僚薄具牲特南望僊鄉山
遙水隔莫無不之庶幾來格尚享

祭潘郎中母宜人文名潤

子孫衆多年齡耄耄重疊 奎章錫有封號有
如郎中實學雅操淳厚之風可鎮浮躁揆厥所
由足知內教奠以清醑并辭以告尚享

祭邵二泉母夫人文

嗚呼子登八座者有矣至於 詔許終養于家
者少也躋高年者有矣至於耄耄者少也夫人
內教觀之宗伯其事功之著於中外者盛矣而
人惟以斯文屬之士大夫之欲論譔先德以信
後代者多歸焉此豈無自而然哉昔人謂歐陽

文忠之母有子如孟軻雖沒何憾竊謂夫人有子爲儒宗又復何憾嗚呼尚享

祭王龍山冢宰文

倫魁多士之英太宰六卿之長唐經韓愈永存
史局之編舊學甘盤咸服 天筵之講亦有郎
君文武宣朗古云有志而竟成熟謂功蓋而不
賞幽有鬼神曷容欺罔緘辭寓奠跡滯心往靈
其不昧猶有精爽尚享

祭吳甯庵大宗伯文

惟公塲屋利器有筆如戈鄉會連收高登制科

臺閣文豪有源如河天星妙選深入鑿坡國史
分館先後編摩鈇鉞華衮褒貶孰過暴直勸諍
今古包羅廣廈細旃啓沃居多晚陟春卿禮備
樂和從容留都叟組鳴珂方期北轅忽夢南柯
忝在僚屬傷之如何冀此一章有淚滂沱尚享
祭沃文淵先生文

惟公卓越之才英邁之氣大江之西奉命按
治張綱埋輪范滂攬轡郡縣貪污望風引避鄉
曲武斷亦莫敢肆一峯羅公許可匪易曰真御
史見之文字元氣雷霆反覆喻譬餘人稱頌萬

口無異成化丁酉寔當大比慮通關節嚴以小
試預知其人不難革弊獨秉至公籲天以誓廉
本釋作濫魁六藝揭曉之晨謂爲得士奉遠十
年叨讀 中秘公來 京師邸第再詣亦爲廉
喜欲別屢拽從此以往即如隔世存乏起居沒
欠私謚國士之報或不在是有所在者苟祿無
似平生所學尤負初志撰辭告公忸怩無次惟
有懷思滿襟涕泗尚享

楊文恪公文集卷五十

楊文恪公文集卷五十一

行狀碑誌

南京工部郎中訟齋江君行狀

君諱潭字朝東號訟齋姓江氏豐城邑郭舊族
夫父序瀾嘗為邑庠生未仕而卒父益明鄉稱
善人長者以君貴封工部主事暨母張氏為太
安人君生有異稟自少出語驚人初為舉子業
厭時俗雷同蹈襲必欲辭自己出故所作篇什
皆有新意見者競相傳寫提學副使華亭夏公
正夫有藻鑑聲一見其文稱為奇才成化甲午

以邑庠生領鄉薦乙未戊戌連不錄歸袖翩然
終不就胃監辛丑舉于禮部廷試二甲十九人
觀政吏部壬寅授南京工部屯田主事考滿歲
餘轉虞衡員外郎未幾轉郎中在屯田嘗捧部
檄清理蘆洲中貴人多方餌之不得在虞衡屢
與大司空爭事可否不欲苟隨弘治己酉聞太
安人喪解官家居守制自袒括至祥琴未嘗出
門戶鄉里嘆異以爲前時宦達居憂鮮見其止
服除赴銓曹竟卒于京師之寓舍君素爲今
宰三原王公所知比至方謀所以處君而疾

遂以不起君從弟朝會適就試春官因得早曉
視疾出資以助醫藥卒時囊無一錢篋無重裘
棺歛之費又出親友前此君聞人議後事猶下
寧朝會謂不可過厚踰禮易簀之際致謹如此
君學問精博為古文與詩定可傳遠平居言動
未嘗苟且一毫有大節允矜細行作官不肯易
視一事錯撻一人惜其僅止於是尚何言耶君
生於正統戊辰五月二十七日卒於弘治癸丑
二月二十六日年止四十有六娶蔣氏封安人
生男鯤鯁鯁鯁奔喪過南京乞狀君行旣而朝

會扶柩至復謂君臨終以狀屬廉以銘于學士
南昌張先生嗚呼廉與君締交餘二十年狀固
莫宜於廉為惟君之遠且大者則甚媿殫述之
未盡耳投淚執筆以慰知己伏望執事者擇焉
謹狀

義官劉公行狀

公諱斐字華文姓劉氏別號歎齋其先蜀人至
諱冕登宋進士第僉判撫州有子八人其季上
舍生旭贅豐城居北頭四傳至彥昭遷艾岡則
今所居也彥昭再傳至慶龍富而樂施凡假貸

者類無券聽其自償而已年九十三而卒夢龍
三傳至公之曾祖漢廣讀書脩行士林重之嘗
作澄溪書閣禮致名士熊伯幾為鄉校子弟師
沒以季子全節貴贈承德郎刑部主事配宋氏
封太安人祖制節嘗出粟賑饑旌為義民父諱
某號雙溪生三子長華甫次華黻次即公以長
子貴封徵事郎南京吏科給事中配聶氏封太
孺人公氣貌風格魁梧磊落童時有成人之志
及就外傳每讀書不成誦不已少長習詩經探
索與義作場屋文字下筆湧吐不竭嘗隨伯兄

太守宦特南畿從學吏部郎中樂安謝公輔既
而從新淦舉人魯鈍卒業焉公屢試有司弗偶
逮當道者以賢良薦則雙溪捐館矣景泰癸酉
出粟千六百石助常平倉 詔授仕者冠服天
順甲申 朝廷命將率師征兩廣洞寇邑侯尚
公禔以沿河草樹塞路舳舻銜尾南上牽挽弗
便欲芟夷開闢之命公董其襄未幾洪水驟起
衝決河陽尚侯復舉公勸民出谷以墊砌之公
措置咸得其宜事無不集鄉有湖空圩小山墻
諸處歲為水鄉彌望無秋每督得利人夫及時

脩築鄉人得之成化乙巳邑水患尤甚有司以築隄上聞廷議下之藩省時叅政李公分守是邦擇郡別駕總理之而以公數人分其事遂克有成公負才畧雅意仕進既無以發則隨其所及亦有可觀者矣近年邑宰劉公璉掌教陳公獻尚公齒德歲舉鄉飲必賓致之公往來邑郭若冢宰李公太守涂公暨家君未嘗不迎致于家而公獻酬有容禮度尤謹諸公未嘗不心敬之也然公復與邑之隱逸爲厚倫會月一舉之公偕從弟義官章甫在諸公間尤爲傑然會必

雅歌賦詩鄉人後進皆羨慕之公天性孝友雙
溪歿哀痛幾絕及葬必欲得名公鉅卿以銘其
墓於是走京師數千里求之必得而後滿其意
其後獨事孺人十七八年間安侍膳未嘗一
日懈伯凡太守公致政家居恭敬不違飲食未
嘗離左右值有所適雖夜分必候其至太守公
喜談論亦每為從容語移時乃休至於士夫過
從極力延欸以分其勞費始終不替二兄先後
即世撫其子如己子兄之子亦侍之如其父其
曰誥為國賓者尤敬奉公亦以公恩義之篤所

致也公教子孫有法庭訓充嚴其游于外者不
憚手書往復勤上誨諭嘗欲作一花臺惧後人
耽于逸樂華侈而止其待宗族遠近親疎恩意
周至見必因其人之賢否以為獎勵警戒之辭
故長幼敬服皆得其歡心其處鄉里尤能周人
之急成化丁未邑歲被盜追捕無所獲里有
者為鄉人所搆妻孥滿獄考掠誣服憲副錢公
山頗疑之聞公忠直特密訪焉公白其寃遂皆
得釋先是公嘗棹小舟往掃聶孺人之墓為揚
帆大舶觸落水中頃之據所坐竹椅躍出人皆

異之以爲陰德之報公稟氣完厚又善調攝素
號少疾忽病泄數日增劇然猶未伏枕子姪來
視者語之曰吾平生無疾今若此殆不能起矣
易篋前二日起坐索紙書遺囑數百言示其長
子棗皆立身行己之要特稟承公命泚吳越間
復呼次子宗時謂曰平生望汝以取科第今不
復見汝之有成吾沒之後汝其勉之將瞑目復
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能孝能弟福澤悠長
汝等兄弟繼承先德毋墜父志丁寧至再遂終
于正寢享年七十有三所著有歎齋彙成于家

其生以宣德丙午九月十九日也時歿以弘治
戊午七月初八日酉時配同邑渠塘潘氏與公
合德子男二褒字宗秀宗時名良以字行邑庠
生孫男五發守郡庠生綿壽華英兆貴孫女四
一適毛鍾一適萬先徵余幼在室曾孫男四復
徵鍾鉞曾孫女二將以是年月奉柩塋于朱湖
渡璜溪之原先期宗時乃謀于其兄宗秀衰經
來南畿謁予狀公行以干銘當代立言之君子
予曩歲養痾于家公遣宗時來受學時雖相會
數次然公深厚謙抑不露其長知公不盡也歲

丙辰予以內艱釋服訪公艾岡之上。一日夜談
偶及晦菴朱子與南軒張子交游之好。公遂歷
七道二先生家世於魏公韋齋事知之尤詳。廉
大驚服及問之宗時乃知公自壯至老未嘗一
日去書不觀以予之於公知之且晚如此則世
之知公者宜其少也。公名滿鄉邑知之者非少
第求如予之如是而知公者少也。然則予之於
公又可使之不聞於後哉。予初聞公訃痛悼數
日茲因宗時之請乃為述其家世行迹杖淚書
之如右以俟執筆銘墓者有所擇焉。

封太宜人周母龍氏行狀

太宜人諱某姓龍氏世家廬陵之高沙里祖子祥父時憲俱有隱德母曾氏年十七歸爲同邑信齋周公實之配時信齋祖父母若父若繼母俱在堂太宜人奉事唯謹重閨兩世咸得其惟心信齋爲郡庠生親賢取友館穀于家輒有踰月者太宜人數以織紝供具信齋喪父暨喪祖母屢出奩資以助襄事天順壬午信齋喪時繼母猶存諸子皆幼太宜人守節養姑津遺諸子從師問學問闕萬狀既而諸子皆有成曰夔

字甫敬果領成化庚子鄉薦丁未登進士第明年拜南京兵部車駕主事累陞至武選郎中甫敬在車駕初考贈信齋為主事封太宜人為太安人及在武選會 朝廷加恩兩京臣僚贈信齋為郎中封太宜人進今號太宜人性儉約其勤苦服御不喜華靡孀居以來雖大練大布之衣稍鮮明者即歲之篋笥其治家嚴而有法事皆早辦無廢弛平生不信尼媪於婦人多言者尤惡之不改者絕之其御下有恩凡使令小賊獲尤加體悉其誨諸子每曰汝父齋志以沒其

遺言倦上汝等使挑達不勉豈不孤汝父之望哉故諸子聞之皆感泣自奮弘治庚申正月

日壽終于甫敬之宦郎生宣德丙午四月

日享年七十有五子男瑚璉俱讀書爲士教

授鄉里瑚娶

璉娶

甫敬居官清謹娶

王氏累封至宜人斐郡庠生娶蕭氏女二人俱適名族孫男十二女十一曾孫男二女一太宜人哭信齋年三十七稱未亡人者三十九年居官下十餘年每一受封北向謝恩畢即泫然下淚甫敬請問之輒曰朝廷雖贈官汝父不

及見也歲時奉祭祀甚敬處宗族有恩待鄉鄰
有禮其一節自持尤足以表勵風俗哉茲肅敬
衰經過廉以太宜人事實見昇謂即日扶柩南
歸將改信齋之兆于某里之原而合葬焉亟欲
乞銘其為之狀廉與甫敬同年復同鄉省相善
聞其母之賢甚悉乃不得辭遂撫其事之際而
次第之以俟立言君子擇焉

廣東布政司叅政豐城范公行狀

公諱瑛字俊彥別號直軒姓范氏唐相履冰之
後有諱平者元和間由錢塘徙豐城之山前五

傳至諱處仁。處仁邑之查村。則公之一世祖也。宋南渡有諱應公者。仕終大理少卿。同邑徐鹿卿稱其經術。似但寬。決獄似雋。不疑治民似龔。遂風采似范滂。理一財似劉晏。而正大過之。具載宋史列傳。則公之十二世從祖也。祖諱正芳。為靜海金華二縣。十一簿。以子貴。封知縣。贈知州。考諱衷。登永樂辛丑。一進士。歷昌化壽昌二縣。知縣。轉汝州知州。三任。皆有惠政。無愧古循吏。而鄉黨至今語寬厚長者。必曰范恭肅。七。其字云母魯氏。初封孺人。再封宜人。生公。元第五人。其二

諱鏞累官至廣西按察使在嶺右招徠推擗最
有功其三為公自少穎敏開爽及長不專於學
久之感州守公言乃折節讀書治舉子業不三
五年有成天順己卯以邑庠生領鄉薦庚辰登
進士第癸未丁魯宜人憂成化戊子授行人奉
使閩浙諸司舉故事致贖盡却之己丑奉使韓
藩上下交贖音無所受有布政使強公者公折
之以義其人為一歎服庚寅奉命代祀南岳比
及境時有鎮守戒行巡撫以下欲往餞之懇公
鄉人陳布政致意少待公不可厲聲曰君命與

鎮守孰重諸公聞之即馳馬郊迎無敢或後者
辛卯授河南道監察御史壬辰巡視京師有倚
勢毆人者公置之法都御史李公為之求免不
聽癸巳巡按陝西專理茶禁先是三邊缺馬廷
議欲資茶以市馬公謂禁太嚴則利盡刀錐以
病商太弛則利歸權勢以病國乃斟酌行之於
是官茶行而邊馬足復條上三邊便宜十八事
准行者過半都御史馬公巡撫陝西惟敬公多
所咨訪乙未春荊州缺知府銓部以大郡難治
擇老成御史以往乃以公名上聞詔可之

在朝之士局詩并州上有藩封之親下有軍校
之橫中有諸衛之錯布相抗前守多弗善其去
且其地所謂推據上流表裏襄漢者一遇歉歲
易以生變公亦以為然甫至郡藩封日遣人詣
府促脩造凡用工料價銀餘十萬夫匠數十萬
公呼吏取文案視之奉奏行者十無一二乃嘆
曰此前官畏勢承順耳吾不能也即移文上下
諸非奏行者悉停罷之軍校陵轢平民公痛繩
之快手在官假威害人罪其首惡餘皆遣之歸
農推行均徭法甚便於民滿九載去官僚父老

設供帳祖餞連屬數十里道路嗟嘆以為荊州
太守之去如公者數十年前未之見也丁未陞
廣東左叅政時嶺南四郡蠻寇出沒為患公分
守其地盡心撫循嵐瘴之鄉無不徧歷己酉有
奏公在荊州失於查盤倉糧者公浩然求去巡
撫都御史屠公上章留之不報卒致其事而歸
矣家居足跡不至官府惟間一出市與同時鄉
大夫之卷處者燕會數日而返弘治庚申四月
十八日卒于正寢公三四年來偶嬰末疾然有
輿往來不廢過從至是以病瘍遂不起公生于

宣德庚戌五月二十日壽七十有一配熊氏封孺人為賢內助先四年卒子男四長珪鄉貢進士娶徐氏繼娶李氏次璋邑庠生娶甘氏次珊娶熊氏次瑤尚幼女三長適郡庠生袁莆次早卒次許進賢章熊孺人所生男珪璋長女與早卒者餘側室黃氏出公為人有膽氣遇事不擇利害為趨舍議論慷慨音吐洪亮在荊州法令嚴明事所當為無所顧忌豈非濟時之才也哉公未卒之三月珪辭來南雍俄而得公訃哀毀骨立一日衰經過廉出袖中紙數幅曰此先

君平生大致及家世梗槩珪荒迷失次僅述一二幸為我為狀以下銘于當代立言之君子蓋欲以卒之 年 月 日奉塋于其里南排破坑之原首乾趾巽公生時所卜也廉辭不獲乃撮其事之宜登金石者為狀以俟采錄焉

先妣太宜人劉氏行狀 宋周翠渠表墓

先妣太宜人姓劉豫章豐城人上世居儒學前宜人高祖而下居曲江學前曲江二派俱業儒累有科宦而官不為顯至處士尚寧甫號毅菴以貲雄于其鄉為豪長者則宜人之父也娶徐

氏生宜人甫笄擇配歸家君宜人事吾曾祖母
徐孺人得其懽心徐孺人歿常誦其語以教人
吾祖母李孺人晚病風末坐起須人宜人躬自
抱扶遇涕滂時以手盛之如是者歷十年如一
日不少懈李孺人已傳內政凡一果實之分一
纒灸之惠無不稟命焉吾祖素養府君性嚴厲
客至呼酒饌立辦小不如意則惴恐終日家君
筮仕桂林同知宜人隨行擢柳州知府遂請歸
以養吾祖父母比卒凡殯殮之具多出親製家
器連丁內外艱服滿除永州知府復隨行在官

下或聞外庭榜笞聲輒語家人曰得無有誤家君退竟不問知其事家君所至以利民澤物為已任然相觀而養者亦多矣宜人撫育子女深慈至愛廉等雖強壯之年猶時問以飢飽寒燠廉初習舉子業人謂有成未嘗喜恒曰讀書須要明理上苟不明徒驚文詞無益也見廉登科有官拳上以不更事為戒尋常誨諭如幼稚時廉所愧仕學無成深負慈訓耳宜人生永樂辛丑十一月二十一日卒弘治癸丑十月十三日享年七十有三累贈至宜人弟妹六人長弟

行真知實踐程氏易傳近思錄口誦心惟不欺
暗室次第祖司訓上杭宜人家教濡染甚深一
生敬畏寡默言笑不聞于外所生男長曠納粟
授迪功卽次廉由給事中轉南京光祿寺少卿
女二適熊兆夏卿男康庠俱邑庠生次席女一
適徐棟皆庶出孫男八人數孜數數放孜敵牧
數邵武教諭孜數俱邑庠生女六人弘治甲辰
三月七日奉家君命塋宜人于邑塘頭洲廉嘗
述家世梗槩記之壙中後得東白張先生追為
之銘敢丐大人先生表之墓上使先妣之賢有

聞于後不致泯沒不勝感戴之至

南京翰林院孔目封文林郎監察御史學
古劉公行狀

公諱數字于學別號學古姓劉氏世為吉之安
成人宋初有曰紹賢居邑東之竹江子孫相傳
至今八世祖懷古值宋衰隱居教授與須溪劉
會孟為文字交高祖復初曾祖尚賢祖伯武

國初赴賢良徵沒於王事以子貴累贈至奉政
大夫順天府治中父諱實宣德庚戌進士改翰
林庶吉士仕至南雄知府居官餘三十年凜然

冰蘖之操事載 國史廉吏傳暨 國朝名臣
言行錄母李氏累封至宜人公生而重厚穎異
飽聞庭訓弱冠學大進所與游處皆一時英傑
執經授業歲常滿門領景泰庚午鄉薦再屈於
禮部及中乙榜拘例不得辭司訓武昌至則立
教條終日衣冠坐齋署改課說書無間寒暑諸
生貧者量力周之欲娶無力者率衆助為之禮
居五載丁南雄憂服除調武進其所以為教不
異其在武昌也歲戊子考試順天解首寔出藻
鑑程文多其手筆極為同事所推讓滿九載提

學御史陳公選署其考有有學有行之語奏最
陞南京翰林院孔目歲出納俸糧無慮數千或
勸之以利羨餘者公遜謝之冢宰崔公恭常造
之見其服御如寒士嘆曰父子清白世庶難也
每過司徒陳公俊必延入久坐務燃香盡一炷
曰得領清誨為益多矣未幾懇乞休致時年五
十有七及歸以養母教子為事尋以子推恩
封文林郎監察御史有司舉鄉飲輒禮為大賓
年踰八十耳目聰明步履如少壯考終之先一
月遍詣先塋拜辭時尚無恙至病中口占一詩

蓋言平生苦節至老死不改也越二日坐而觀
化實弘治癸亥十二月之二十三日距其生時
永樂丙申三月初七日享年八十有八公性孝
友遇高曾而下忌日必哀慕終日暮功之喪必
旬日蔬食先世所有悉舉以讓之第姪嘗置祭
田於祠堂屢加脩葺每讀史至忠孝節義輒掩
卷嘆息至為之流涕與彭文思公並早有文名
甲戌春試人傳會元出安成時邑博士吳某謂
人曰果爾必劉某彭某既而屬文思而公竟下
第一日彭文憲公座有譚祿命者從旁云文憲

曰以劉先生而不中進士信有命哉及請老司空劉公宣以文贈之謂古人激貪起懦公其近之都御史武進王公揚歷仕途以清介著其爲師弟子兩無愧焉公蚤歲夢異人指示以路於左曰此伊傅周召之路於右曰顏曾思孟之路請擇所從公沉思久之竟由其右人以爲學不究其用仕不顯於時已兆於其初云公詩文字畫法古晚年好讀四書白文嘗謂聖賢之言句句切於實用所著有尚書句解墨莊宗星曆陰陽卜筮皆能旁通頗嗜風水墳墓居宅多所自

相娶王氏有賢德封孺人先十年卒子男二下
丙同舉于鄉壬沐陽知縣丙連舉進士有名改
翰林庶吉士由御史陞副使提學閩中女三長
適蕭循讓次適彭寧萱次適易正孫男珙瓊琮
珵其皆治進士業女四曾孫男一女二壬等將
以 年 月 日 葬於某里某山之陽而提學
以書來曰丙之先君子與尊公復菴連計偕丙
也又與方震同登科被選先人行實敢以相託
廉既以稟於家君退而取所授事蹟謹次第之
以俟當代君子爲文於其墓者擇焉

楊文恪公文集卷五十一